

紅色特工

潘漢年傳

王凡 著



當代中國研究叢書

除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領導人，一群在隱蔽戰線上出生入死的戰士對新中國的成立，同樣貢獻良多，本書的主人公潘漢年，正是一位傑出的紅色特工。

潘漢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長期負責情報工作，先後擔任中央特科二科負責人、中央社會部副部長，跟國民黨勢力、日本侵略者、汪精衛政權鬥智鬥力。1949年建國後不久，他卻因為一件「往事」變成了潛伏在黨內的「內奸、國民黨特務、日本特務」而被捕入獄，直至1982年才獲得平反，恢復名譽。

本書作者通過對相關資料的疏理，做了大量的訪問，從而還原潘漢年的真實面貌，並澄清了一些歷史疑團。

HK\$ 148.00

ISBN 978-962-04-3136-4



9 789620 431364



聯合出版集團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當代中國研究所
Advanced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紅色特工

潘漢年傳

王凡——著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

當代中國研究叢書

責任編輯 梁偉基
插圖編輯 向婷婷
書籍設計 鍾文君

叢書名 當代中國研究叢書
書名 紅色特工：潘漢年傳
著者 王 凡
出版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1065 號 1304 室
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
香港九龍塘聯福道 34 號

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3 字樓

印刷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觀塘榮業街 6 號 4 樓 A 室

版次 2011 年 8 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格 16 開（168 × 230 mm）472 面

國際書號 ISBN 978-962-04-3136-4

© 2011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and Printed in Hong Kong

出版說明

當代中國研究叢書是香港三聯書店和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合作出版的第一個重要項目。

由2009年9月開始，這個項目正式起動，我們將聯合出版有關研究中國當代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環境等方面的專著、合著、論文集等。這套叢書，設計初期每年出版約十種。除了有選擇地收入浸會大學及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的研究成果外，我們將熱誠歡迎本港及海內外學術界提供資料豐富、有分析、有新見，同時又簡明可讀的有關當代中國包括內地、台灣、港澳及中外關係的研究著作。

期望本叢書可以見證當代中國在經濟、政治、社會各領域的全面發展及其發展路程中艱難跋涉的印跡。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

目 錄

寫於1995年的引子 __ i

第一章 浮躁、憤怒的「小夥計」 __ 1

第二章 搞革命，當編輯，談戀愛 __ 13

第三章 職業革命者 __ 23

第四章 突然轉換的人生 __ 47

第五章 「小開」代號正式啟用 __ 73

第六章 更艱難的日子 __ 89

第七章 紅軍的「使者」 __ 113

第八章 從莫斯科開始穿針引線 __ 133

第九章 「挖牆腳」的專家成了合作的橋樑 __ 157

第十章 烘托巨星耀眼亮度的衛星 __ 197

第十一章 半公開半隱蔽狀態 __ 215

第十二章 到敵人心臟去 __ 251

第十三章 諜報傑作與嚴重失手 __ 265

第十四章	與魔鬼打交道	__ 285
第十五章	心事重重的「自由主義」者	__ 305
第十六章	黎明前的「中性」地域	__ 331
第十七章	從地下走到地上	__ 361
第十八章	忙碌的常務副市長	__ 371
第十九章	最後的輝煌	__ 385
第二十章	冤獄「：」	__ 399
第二十一章	沒有鮮花的墓地	__ 429
餘話		__ 445
潘漢年大事編年		__ 447

第一章

浮躁、憤怒的「小夥計」

一 伴隨着他誕生的第一聲啼哭，父親學而優則仕的進身之階永遠地坍塌了 / 一處為仕途的斷絕而歎息，一處卻為革命志士的重獲自由而歡呼 / 14歲的鄉村學校小先生

1906年，對江蘇宜興縣陸平村來說，普通得和以往許多個年頭，幾乎沒有什麼區別。也許正是由於鄉村的平寂，以致1月12日村裏大戶潘家又一個小生命的呱呱墜地，倒成了件家喻戶曉的大事。

這個呱呱墜地的嬰兒，就是潘漢年（1906-1977）。他並未因母親巫大寶是小妾而無聲無息地降臨到世間；誠然他的第一聲啼哭中也絲毫不曾傳遞出未來出類拔萃的朕兆。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潘漢年出生的這一年，伴隨着他的啼哭，父親潘莘華學而優則仕的進身之階永遠地坍塌了。

就在他母親妊娠待產的時節，清光緒皇帝（1871-1908在位）正式頒詔：「自丙午（1906）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延綿了一千三百餘年的科舉制度壽終正寢了，這對世代書香門第的潘家來說，實在是個不小的打擊。潘莘華的祖父潘亭山，是道光二十年（1840）的舉人；父親潘元燮，是咸豐九年（1859）的舉人，唯獨潘莘華剛剛考取了秀才的資格，正朝着舉人的目標攀援。

然而也是這一年，就在幾百里之外的商埠上海，先進的革命黨人正在歡呼反封建專制的英雄章太炎（1869-1936）的出獄。他因為在他編輯的《蘇報》上，一再發表鼓吹革命，抨擊清政府腐朽統治的文章，甚至直呼至高無上的當朝皇帝為「載活小丑」，而在清政府的強烈要求下被租界當局逮捕和審訊，圍繞他和寫下《革命軍》一書的鄒容（1885-1905）的被捕和審訊，上演了一幕轟動一時的《蘇報》案。

一處為家族添丁而喜悅，一處卻為國難深重而躁動；一處為仕途斷絕而歎息，

一處卻為革命者的重獲自由而歡呼，這就是 1906 年與世界通氣的商埠口岸，同蔽塞的鄉村的巨大差異。

但是鄉村不可能總與時政隔絕，何況宜興距離上海並不遙遠，時代的變異，給書香門第之家帶來的，也非全然是失落。越刮越烈的維新革命之風，雖然刮斷了科舉仕進之途，但同時也刮來了其他的機遇。彈指數載，辛亥革命的際會風雲，把潘莘華這個昔日秀才，推上了鄉村官吏的座椅，並競選上了宜興縣的縣議員。

悲哀的是這開明制度的產物，植根在中國這塊封建沃土中便走了型。作了議員的潘莘華，本是個有心做善事的人，可他在這個位置上卻不僅沒對推進宜興縣村鎮政治的弊絕風清、經濟的蒸蒸日上有些許的建樹，倒先被封建官場的腐敗奢侈遺風給俘虜了，先是斛箸交錯的吃喝應酬，後來竟沾染上了吸食鴉片的惡習。

儘管如此，潘莘華畢竟是大動盪大變革時期的小知識分子，他可以說是個比較開通的家長，對孩子的成長比較放任，並不逼着自己的孩子，非從艱澀的舊國學中苦讀出個黃金屋、千鍾粟不可。因而在年幼的潘漢年記憶裏，家中也曾有過其樂融融的恬靜安閒：

「記得那年我還在小學裏，大約七八歲的時候，到夏天的晚上，總不肯安歇在庭院裏乘涼，總是跟着左右鄰居的小同伴，在那荒草地上或田野裏追逐螢火蟲……我走進院子，便見爸爸躺在椅子裏羅羅的抽水煙，媽媽正忙着用刀切西瓜，大姐姐正不快不慢地揮着芭蕉扇咿呀的唱曲兒；我拭着頭上的汗珠兒，走近大姐身旁，要求她打扇……」

可惜好景不長，隨着父親的煙癮日重，開銷日增，家境逐漸被拆敗得生計日蹙。從此以後，給潘漢年越來越深的印象和影響的，倒是處於妾身的母親任勞任怨、含辛茹苦養育子女的忍耐和堅毅品性。

丈夫頹唐潦倒，使地位卑微的巫大寶感到：將自己及其子女的未來寄託於丈夫，是不現實的，唯有通過自己的努力，把兒女撫養成人。她拼命地勞作，想方設法借貸，供養兒子去讀書，而潘漢年也的確在學業方面聰穎敏捷。

可是，一個婦人的力量終歸是有限的，潘漢年還是由於經濟拮据，在 14 歲

時輟學了。母親因幾經努力仍無力使兒子重返學堂，只有悄悄地以淚洗面。於是，潘漢年牢牢地記住了母親的一次含淚敘說：

「漢兒，我真是沒有法子了。你父親窮愁潦倒，在親戚間信譽掃地，借貸無門。我和你姐妹整日操勞，應付家中的日常開銷仍感十分為難，哪裏還有能力供你上學。我在潘家，本就受人輕賤，現在你父親如此，全部家庭的重擔都壓在我身上，倘若不是為了你們兄弟姊妹幾個，我早投河自盡了。希望你能理解作母親的苦處，快快成長，安身立命……」

母親的叮囑，使 14 歲的潘漢年懂得了處世的艱辛，懂得了依附他人是靠不住的，懂得了凡事必須憑借自己的力量，自立、自強。而這一切，主要受益於母親有言的、無言的教誨，因此他深愛且敬重母親，幾乎從不違拂母親的意願。

恰在此時，一位在本村教小學的堂兄，常因有事不得不託潘漢年代課。懂事要強的潘漢年，便非常下功夫地備課，一絲不苟地執教，很快贏得了學生家長的讚許，並在附近一帶成了小有名氣的小先生。當鄰村創建一所新的小學時，他便被聘為正式的教師。

他在不自覺中走向自立，此時此刻，他尚不足 15 歲。

二 走出村落 / 踏上可怕的路，去「採擷那黃色的無名花」 / 第一次參與「學運」並初嘗牢籠的滋味 / 宜興縣城裏的新聞人物

雖說潘漢年執教的是一所鄉村小學，可學校裏卻訂有來自上海的《申報》等報刊和出版物。14 歲，正是少年朦朦朧朧自覺已經長大，萌發反叛心理的年紀，因此也是渴求知識、並用以同長輩過時說教相抗衡的年紀。載有大量新知及外部

世界信息的《申報》等報刊，立即吸引了潘漢年。

閱讀成了潘漢年教學之餘的唯一嗜好，他的眼界漸漸拓寬了，了解到許多過去從未想到和聽到的事物，知道了在封閉的鄉間外面，還有更廣闊的天地，誘發了他對外部世界的好奇和嚮往。

1921年，潘漢年從報紙上看到了常州延陵公學招生的廣告。學校是由開明的教育家創辦的，且學費低廉，未離開過桑梓的潘漢年一心要到那裏求學，又是理解兒子的母親，為他籌足了盤纏和學費。

到延陵公學就讀，是潘漢年第一次走出鄉間。在那個西風東漸、新舊撞擊的年代，對時風敏感的人一旦步出凝滯的鄉間，往往意味着生命的一個嶄新轉折：

洪秀全（1814-1864）從花縣故里走出，把《勸世良言》演繹成「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上帝教義」，登上與清廷半分天下的天王基座；康有為（1858-1927）從南海山鄉走出，寫下《孔子改制考》、《日本政變記》，成了維新運動的教主；孫中山（1866-1925）則一下從香山僻壤，跨到了太平洋的彼岸，成為掀動辛亥革命巨瀾的領袖。潘漢年的走出，對他的一生也是極具意義的，這就是一年後，他不得不對自己今後的人生做出抉擇。

僅僅一年，潘漢年就又厄於經濟拮据而無力繼續就讀。在14歲就獨立生存過的潘漢年，此刻已經明確地感到：依賴他人的生活，對他而言已一去不返。他不能再拖累為生存而拼命掙扎的母親，而且他無法想像重返那幾乎與世隔絕的故鄉生活。他渴望學習，但機會從此必須靠自己去創造。

經朋友的介紹，他在宜興縣城的一所小學，謀到了一個教書先生的席位，真正踏上了自立之路。從這以後，無論是在經濟上抑或人生道路選擇上，他都再沒倚靠過家裏。

他與社會走得更近了，而此時此刻的中國社會正呈現着一個怎樣的狀態呢？

自袁世凱（1859-1916）的洪憲皇帝夢破滅後，中國陷入了各派軍閥爭權奪利的混戰。本來期待在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國之後，即可踏上現代化坦途的民族

資產階級，甚至不能利用歐洲資本主義列強忙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廝殺，無暇東顧的良機，獲得一次突飛猛進。許多辛亥革命時期推波助瀾的「好手」們，墮入了迷惘彷徨、尊孔讀經的倒退逆流泛起。

但現實也使為中國強盛而執着求索的人們認識到：政權及其制度形式的更迭，並不是一場革命完成與否的標誌，必須用「民主與科學」的意識和素養再塑國民，為辛亥革命補課。新文化運動，在他們的呼喚下勃興。同時能與時代俱進的孫中山等國民黨人，依然高揚「打倒列強除軍閥」的旗幟，為構建民族、民權、民生的理想國家不竭努力。也是這個時期，歐洲的社會主義思潮正向東方浸潤；俄國十月革命之風，更強勁地從北方吹來，192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了。

早在潘漢年讀高小的時候，他就聽到過教書先生們議論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隻言片語，那是他「生平第一次遇到國際大事」。繼而，他又從年長的堂兄們的敘說中，知道了五四運動，隱隱約約地記住了新文化、陳獨秀（1879-1942）、胡適（1891-1962）、魯迅（1881-1936）。

他似懂非懂地聽着，那遙遠和陌生的事件和詞語，充滿新鮮感和誘惑力。闊談主義與研究學問孰是孰非的爭論，對他似乎是艱深了些，可他逐漸明白，這些事件、詞語和爭執，無不關乎他的家鄉，他的祖國，以及他個人未來的命運。

從父親的頹唐，母親的辛勞，自己的幾度困厄，潘漢年已經感覺到了世態的炎涼，社會的弊端；可他自己卻琢磨不透這是為什麼，應該怎麼辦。而報刊文字中對社會弊病的抨擊，對制度變革的構想，對各種新思潮的介紹，使他茅塞漸開。他用自己的薪水，訂閱了《時事新報》和《民國日報》這兩種當時影響頗廣的報紙，從中了解更多的為什麼和怎麼辦，吮吸新知識、新思想的營養。

時間不長，匹夫有責的古訓，和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近代民主意識，社會遞進的規律，就豐富了這個鄉村青年原本一味謀求個人生存和自立的思維；在校園裏，潘漢年找到了一些年紀相仿、志趣相投的同伴，並結為朋友。

又過了些時日，精力旺盛的潘漢年和他的朋友們不甘於僅僅是汲取了，他們

創辦了一份取名《宜興評論》的小報，開始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了。

此刻他們的文字，反映了他們熱情奔放有餘，信念尚顯懵懂的不成熟現狀，正像潘漢年此時寫下的一首詩：

《可怕的路》

我知道這是可怕的路，
曾立誓不再逗留；
驀地見到那路中冷黃色的無名花，
頓時引起我的好奇心，
兩足不由我自主很快地走向前去，
採擷那黃色的無名花了。

這裏說的「可怕」，並非因為恐懼，而是因為他並不清楚他選擇的這條路，將會把自己引向何方，也不知第一步應該踏在哪裏；他不願意碌碌無為，卻又不知從何處着手。

然而不久，他們就找到了該幹的事情，邁出了第一步。

這一年暑假期間，宜興縣教育局局長周聘高的種種劣跡被披露出來：他倚靠孫傳芳（1885-1935）的政治背景，在其主管的有關教育、行政、人事和經費用度等方面營私舞弊，引起了當地教育界的普遍不滿。一部分思想比較激進的教員和一批暑假期間回宜興度假的激進的大學生聯合起來，發動了倒周運動。

充滿正義，疾惡如仇，是青年人的特點。潘漢年等操辦的《宜興評論》和另一家叫《宜報》的小報，理所當然地為「倒周」推波助瀾，寫消息、發評論，鼓動將周聘高清除出教育界。沸沸揚揚的學界運動，得到了社會各方面的聲援。宜興縣縣長迫於輿論壓力，不得不把周聘高解職。

在這次倒周學運中，潘漢年因為鋒芒畢露，遭到縣政府的忌恨，結果被抓了起來。一直在想「衝破牢籠」的潘漢年，第一次領略了什麼叫牢籠，他用自己的

體膚，體嘗了一番早在詩中虛擬的「可怕」的滋味。他選擇的道路佈滿荊棘與凶險，此刻已得到了證實，可他卻無意改變自己的抉擇。

經過學運支持者們的積極奔走，潘漢年的父親也尋找了律師為兒子辯護，結果沒關幾天，潘漢年就得到了釋放。也許正是由於羈押吧，反而使潘漢年等幾個出頭露面的年輕人，一時間成了宜興縣城裏街談巷議的新聞人物。

但是，潘漢年並不安於在小小的縣城裏當什麼新聞人物，他視野的拓展，思維的豐富，無不得益於來自上海的報刊，新鮮的風氣，彷彿都是從那裏吹拂過來的。為什麼不到那裏去親身感受一番呢？

當潘漢年得知上海的中華國語專科學校在招生時，便毫不猶豫的揹起了行囊，踏上了別鄉的旅途。

三 既不是抽象的玄玩意，也不是什麼主義的代號， 《A11》實的可愛 / 這群未來文壇的大角色，此刻還是 初練身手的「小夥計」 / 亂掄板斧、怒火萬丈的潘漢 年 / 「新流氓主義」的始作俑者

從《南京條約》簽署，被列入第一批對外開放的商埠後，上海便得風氣之先，成為中國近代工業、商業最繁榮發達的大都會。特別是自戊戌思潮湧起，這裏又成為屢屢發出與帝京專制統治不諧之音的政治中心：

戊戌變法時期，這裏是維新思想宣傳的橋頭堡，全國一下湧出的 30 多家倡言維新的報刊，上海一地就佔了 19 家；立憲改革時期，這裏是立憲派聚集的大本營，張謇（1853-1926）、湯壽潛（1856-1917）等立憲巨頭，在此策劃和發動了舉國聯名的立憲大請願；辛亥革命時期，這裏是孫中山等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前

進基地，轟動一時的《蘇報》案、宋教仁（1882-1913）喋血都發生在此；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旗幟的《新青年》雜誌，也是在這裏由陳獨秀創辦的；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依然是在這裏。這裏彷彿是近代中國新思潮的酵母，新風氣的源頭，新政體的產房。這，也許就是誘惑18歲的潘漢年心想望之，身必臨之的原因所在。

潘漢年剛到上海不久，這裏便發生了震驚全國的五卅慘案。

事情是由日本資本家槍殺中國工人顧正紅和美、日、英、法公審被捕學生引起的。1925年5月30日這一天，上海上萬名工人、學生為此舉行大規模的示威遊行。當遊行隊伍聚集到南京路老關巡捕房時，英國巡捕開槍屠殺群眾，當場打死、打傷20餘人，逮捕50多人，造成了重大的流血事件。

帝國主義的血腥暴行，激起了上海各界人士的強烈憤慨和更大規模的抗議運動，中國共產黨積極組織領導了這場鬥爭，號召上海人民罷工、罷課和罷市。正在中華書局打工的潘漢年，積極參加了由五卅慘案引起的抗議活動。

在這場運動中，潘漢年對統治者的無能，祖國積貧積弱必遭列強凌辱，和中國民眾組織起來的力量，都有了更深的感受。

也是由於參與此次運動，潘漢年與既是上海大學中共支部成員，又是靜安寺路國民黨區黨部成員的陳鐵庵交上了朋友。經陳鐵庵的介紹，潘漢年參加了工會組織，成為一名積極的政治活動家。

然而，後來成為革命者的潘漢年，並不是在政治活動中脫穎的，而是首先以激進文學青年的姿態出現的。

到上海不久，他即根據自己在家鄉宜興的見聞，以軍閥孫傳芳南下與另一軍閥盧永祥爭奪地盤的戰爭為背景，撰寫了紀實體小說《避難日記》，在《國民日報》副刊「覺悟」以連載形式陸續發表。

處女作的順利發表，激發了潘漢年的創作熱情，從此便一發不可收拾地寫下了《苦哇鳥的故事》、《無聊人的半天》等針砭時弊、批判舊國民性格的文學作品。

真正使潘漢年在文壇聲名鵲起、出足風頭的，是他那憤世嫉俗、毫無顧忌、筆鋒犀利的雜文和社會評論。

雖說陸續發表了幾篇小說和小有影響的雜文評論，但當時潘漢年的名氣，還不足以靠文字自立謀生。經他的宜興同鄉周全平（1902-1983）的介紹，潘漢年從先前打工的中華書局，來到著名的左翼文學社團創造社的《洪水》編輯部，靠校對、編輯、打包郵寄書刊維持生計。

一年後，創造社擴大工作規模，正式成立出版部，出版如日中天的郭沫若（1892-1978）、郁達夫（1896-1945）、張資平（1893-1959）等大作家的作品，潘漢年遂成為出版部的正式一員。

除了潘漢年外，在出版部的還有周全平、葉靈鳳（1905-1975）、柯仲平（1902-1964）、周毓英等年輕人。這些未來文壇的大角色，此刻還都是初練身手的「小夥計」。

他們不光工作時在一起，而且也居住在一處，閒來不是寫些短小詩文練練筆，就是海闊天空、雲山霧罩地胡聊。共同的工作和生活，使他們相處得十分愉快，建立起深厚的友誼。

恰恰因為年輕、風華正茂，恰恰因為是微不足道的小夥計，他們生氣勃勃，沒有絲毫的拘羈，敢向一切為人們尊奉的偶像叫板。當然，這其間意氣用事更多一些，有些議論顯得為故作驚人之語而顯得無稽和荒誕。

像周全平就說過：「無論討好反動派的胡適之，或是常常要坐牢的陳獨秀，他們都是一路貨，想當官而已，不過胡適之想當現在的官，陳獨秀想當將來的官……」

似這樣的青年人顯然是不可能長久地安於現狀的。果然，他們不久就對總為張資平的三角戀愛小說打包郵寄怨氣沖天了：

「他媽的，這東西也值得老子給他打郵包！」

「替他人做嫁衣不應該成為我們生活的全部！」

「小夥計」們感到：何不自己編寫一點東西，一吐自己心中的塊壘呢。於是